

丁立人：能呼吸能心跳能生活，就能画画

近日，“丁立人、夏阳双人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十周年特别展”正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呈现。展览聚焦两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从丁立人的《纸箱拼贴》与夏阳的“思想的盒子”两组作品开始，沿循两人创作语言生成的独特轨迹，串联起他们生命中无数次因艺术而生发的闪光时刻。PSA以艺术家独家专访的形式，邀请艺术家分别讲述自身跨越世纪的艺术之旅。

艺术家丁立人的艺术故事将从他儿时的绘画启蒙说起，他分享了自己带点叛逆却始终执着求学探索之路，以及他对民间艺术与创作的态度。



丁立人 剑舞 宣纸上彩墨 2017年 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台州的确很好，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我童年都是在那边过的。我记忆当中，6岁就开始画画了。我父亲没叫我画画，我也没上学，也没有美术老师。所以怎么开始画画的呢？

那是听到了《西游记》故事以后，特别精彩，我想把它画出来，就这样开始画画。画进去以后，好像我不是在画《西游记》，而是跟着唐僧他们四个人一起去取经去。碰到妖魔鬼怪，我自己也心惊肉跳的，非常投入。《西游记》故事是很抽象的，那形象哪找呢？就从香烟纸牌里找。我那时候画《西游记》，基本是照香烟纸牌上面的图来画。

画画不是我父亲教我，也没有老师。我舅舅、我表哥还有他们的同学，都是当地很知名的画家。他们看我这个小孩这么小就喜欢画画，都想教我。我就逃。我父亲说：“他们教你，你怎么要逃？”我说：“我不喜欢他的画。”他们画写实的，又不画《西游记》。他们教我，和我画《西游记》就有冲突了，所以我就逃了。我要画自己

心中的画。

南大生物系在当时是全国最好的生物系。教我普通动物的博士搞了好多著作，但插图画不好，我画得好。他想要我做助教，帮他搞著作，画插图。我读了半年多生物系，看到南大艺术系，画画的兴趣又来了。我想到底画画比搞生物好。生物是研究型的，我不喜欢，太枯燥了。我喜欢表现的，还是画画好。我想转系，但不准转，怎么办？退学重考。结果考取了。

考取后我想既然读艺术系，还是读林风眠的那个学校好。南大是徐悲鸿的，徐悲鸿的(风格)太写实了。林风眠的那个学校好，我就考中国美院去了。好不容易考进去后，我就去找林风眠，找遍了都找不到，吴大羽也找不到，关良也找不到。我没劲了，也不学了，就回家自学吧。当时退学都不能退，我只好休学回家，回家我就不复学了。

我家里人想，我这样好像既没有工作，又不能把艺术当职业。我想还是学理工科容易找到工作养活自己。我就回家

一边画画，一遍复习功课，又去考大学了。我1951年离开学校的，不到一年，我又考取山东大学了。水产系，属于理科的。就这样折腾，多读几个大学，多对几个大学有所了解，好像每个大学都不一样。

因为我又读过美院又从小喜欢画画，又有生物学知识，所以好像特别擅长画昆虫。那个昆虫研究所所长特别看重我，因为我有一技之长，所以把我破格吸收过去了。我在昆虫研究所工作，刘海粟他的家就在复兴公园边上。所以我在昆虫研究所休息的时候，就到刘海粟家里去，像自己家一样的。他家里画多、画册多、书多，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看看画看看书。刘先生他年纪大了，有时候就不下楼了。我在大厅里自己看，自己休息。他下楼我们就一起聊。他也不是讲理论什么的，就讲欧洲游历的生活，像听故事一样的，特别有意思。

昆虫研究所的工作，不光是在房间里画昆虫，还要去捉虫做标本，解剖昆虫，调

查虫子的生存规律。所以经常到农村去。那么我到农村去，有时候画农村风景，还画农民的风俗画。有一次我到农民的厨房，看到灶头了。心里一惊，这么漂亮的东西，我看了之后入迷了，就想临摹。这个灶头很大，缩小临摹还不过瘾，我要画1:1的临摹。所以我搭了很大的纸，这个纸还要处理过。因为灶头画是在石灰墙上画的，不是在纸上画的，所以我要把纸也弄得像石灰壁一样，就这样临摹。我大概临摹了一年多，一天只能临摹一张，很大的。经过这样以后，我觉得灶台画对我的画风影响很非常大。

2000年我刚刚搬进这个房子时，开始剪纸。刚刚搬进来什么家具都没有，画具也没有，画画没办法画。我看到台子上有把剪刀、几张纸片。我就想剪下剪纸怎么样，这个多方便。一个暑假，差不多两个月，我就一口气剪了100多张纸。

刚搬来也没什么家具，我想纸箱当家具挺好的。但我觉得纸箱上面好像没有什么花纹太单调，就开始剪点东西贴上去，所以把纸箱贴得花花绿绿的，挺好玩的。绘画本身已经发展到了“打散构成”。一些形象先把它拆散再组合起来，这形象特别自我。所以我觉得，画还不是最好的办法，用剪刀把它剪碎再拼起来，是最好的“打散构成”。所以我根据这个想法搞了好多拼贴。特别是昆虫搞得比较多，后来也搞点人物，都可以。

我觉得民间艺术是个大宝藏。民间艺术是传统中的传统，是艺术的源头。童年怎么样，一生都怎么样，老年就怎么样。要生活有趣就去画画。画画不光是用笔画，用刻刀可以画，剪刀也可以画。我没什么计划，没有什么安排，就是想搞什么就搞什么，很随意。你能呼吸能心跳能够生活，就能够画画。

(丁立人口述)

画一张画为世界

■任剑(河北)

在以往的美术史里，画家画画常常为教皇、为君主、为朋友、也为情人或者为自己，而我感觉还应该画一张画为世界，为那个柏拉图洞穴中可见神圣光源的世界。

1600年，年仅26岁的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就在《圣马太蒙召》中描述了一个人神同框的世界。画家第一次用光线暗示着神圣，似人间天窗一眼万年，打开它，灵魂便走在绽放的旅程。其实绘画先就是一种技术，有才华的艺术家用上帝之手才造就出神一般的世界。

神本不存在，而艺术家在。

那年秋天，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1522-1591)在刚刚打扫干净的庭院中间轻摇树干，一时间满地落叶芬芳飘零，宁静、孤寂，时间与生命自然流逝的悄然与残缺，不可言说的侘寂之美悠然而生。卡拉瓦乔与千利休，一个相信永生，撇下一切去追随神的召应，一个看事事无常，追

求至朴至简的超然与高贵。抛开有神或者无神，两者都是用审美的方式去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艺术之美亦是艺术之爱，爱艺术亦是爱人，爱人亦是爱世界，艺术家的爱是一种稚气的执着。

说到执着，第一个便想到了梵高。1888年2月，听从劳特累克的建议，梵高来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在这里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普罗旺斯炽热明亮的光线让梵高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太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画了近300幅令我们熟知的作品：《向日葵》、《露天咖啡馆》、《星月夜》、《麦田上的乌鸦》、《加歇医生》，以及生前唯一出售的《红葡萄园》……烈日下被灼伤的那个狂热的、狼狈不堪的颤抖着画笔的疯子近乎失明。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梵高只是惋惜地诉说着自己因为生病不能画画而错过了春天最美的花期……

此时的梵高还不知道在一百多年后，在距离阿尔600公里外的诺曼底，出生在英国布拉德福德的艺术家庄·霍克尼用iPad绘画的方式记录了2021年全球大疫情下宝贵的春天，为躲避疫情，大卫·霍克尼被迫封闭在自家的花园，用“谁也不能阻碍春天的到来”给阴霾的世界带去了生机与希望。

1954年，因为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展览，大卫·霍克尼便永远记住了梵高用两整管颜料堆积出来的蓝色天空以及画面中那个稍纵即逝的春天。这一次大卫·霍克尼重现了梵高曾经错过的花期，不仅为了春天撩人的风景，更是为了安慰悲伤的世界，在我看来，他是用这样特别的方式向不远处的梵高致敬。

在这个寒气未消的春天，我画了一盆盛开的花，以此献给春天和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



任剑 春天的花